



人民文学出版社

瘸腿小王子 地精布朗尼

[英] 马洛克·克雷克 著
韩慧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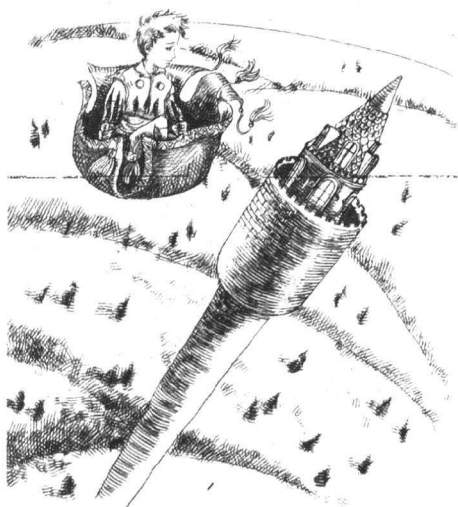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瘸腿小王子 地精布朗尼

〔英〕马洛克·克雷克 著
韩慧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瘸腿小王子

目 录

第一章	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	5
第二章	国王正嘬大拇手指头呢	15
第三章	比抱小猫的感觉好多了	27
第四章	不得不待在自己的身体里	40
第五章	从没瞧见过这只奇怪的大鸟呀	51
第六章	飞走吧,可爱的美丽的小鸟儿	63
第七章	你眼下不过是个无知的傻瓜	78
第八章	今天不是觐见国王的日子	89
第九章	既然成了国王,他就必须.....	97
第十章	把你们交到一位好人手里	111

第一章

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

多洛尔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子中最漂亮的一个。

人们说，作为王子，多洛尔的确是最漂亮的，即使是在一般人中间，他也同样如此。当这位小王子盯着烛光看时，他的一双眼睛表现出一股执着的探询劲儿，这在一般新生儿里真是罕见。他的鼻子嘛，眼下自然还不是很大，但似乎已经显露出高高隆起的模样。他的皮肤是健康而迷人的紫色。总之，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惹人喜爱的婴儿，王国里的每一个人都为这个出色的王子感到骄傲，尤其是孩子的父母——诺曼斯兰王国的国王和王后。这对夫妇在他们即位之后的时光里已经整整盼了十个年头。这位漂亮的王子和王位继承人的降生无论是对国王和王后，还是对他们治下的臣民，都是极大的幸福和慰藉。

整个王国里只有一位亲王郁郁寡欢，那就是国王的弟弟，从前的王储。要是小王子不降生，有朝一日这个王国的国君自然就该是他当。

国王陛下的性情一向宽仁，他甚至对弟弟眼下的处境感到惋惜，于是竟答应王后的请求，分封给这位亲王相当于一个郡的土地。亲王也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叫我们觉得他的确是在为王子的降生而欣喜万分。

眼下，王宫里正忙着小王子的洗礼这件大事。按照王室

的规矩，国王给小王子挑选出十二对教父和教母，他们每一位要给王子起一个名字，并保证尽心尽力辅佐这位王子。等王子长到法定年龄，他自己再从这些名字里挑选出一个他最喜爱的，作为他终身使用的名字。

在此期间，整个王国就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富人们纷纷在济贫簿上认捐；各城市的市政厅官员为工人们准备了一桌桌喜宴，他们的妻子的茶点摆放到街道旁；学校里的孩子们也由于小王子的降生而品尝到了丰美的牛奶和面包。说来这个诺曼斯兰王国，尽管我没法给你在地图上指出它的确切位置，也从没在任何一部历史书里读到过有关它的记载，然而我相信，它跟咱们这个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实在没什么两样。

王宫里——它自然也很像世界上的任何一座王宫——如今正为筹办这件大事忙得不可开交。王后的卧室是宫中惟一清静的地方；尽管小王子眼下已经有六周大了，然而自打生下小王子，王后还从没走出过这间卧室。从没人说起过王后病了，尽管她眼下的确感到不舒服；她自己是从不会提起的，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就一个人病恹恹地在床上静卧着，而别人也很少想起她来。举国上下的人们全都在忙着赞美这位盖世无双的小王子。

终于，举行洗礼的这一天到了，而这天的天气也跟小王子一样，真是再好不过了。整座王宫里的人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如此——细心、周到的王后想着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她一定要让他们在这一天人人都能穿上新衣服。于是，上至宫廷女官，下至在厨房里帮佣的可怜的小厨娘，她们人人都自以为在这一天出尽了风头。

这天早上六点钟，所有的王室成员就都打扮得齐齐整整

的了。侍女们开始给小王子打扮，给他穿上那件极其华美的洗礼袍。然而王子殿下对这些礼数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也跟其他所有的婴儿一样又是踹腿，又是哭闹。等到小王子稍微平静下来，她们把他抱给王后。王后依然病卧在床，使女们为王后取来了在小王子的洗礼上要穿的礼服，而这些礼服就放在床上；但她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其实，王后这天照旧起不来床，因而也就不会穿这些东西。

王后由衷地赞美打扮得这么漂亮的小王子，她又是亲吻，又是祝福，躺在床上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小宝贝，就像平日他睡熟时她注视着他一样。然后，她微笑着把小王子交到女官的手上，说她希望小王子这天过得快活，希望整个洗礼能够进展得顺顺利利，所有的客人都能玩得开心。说完这话，王后就静静地翻了个身，再也不说一句话。她的确是个从不会抱怨的好王后，她的名字叫多洛雷斯。

王后的缺席并没给小王子的洗礼造成任何妨碍。由于王后陛下多年来一直身体虚弱，从没参加过这类欢庆活动，因而，所有的人，包括国王本人，全都对王后的缺席习以为常。王后对其他各项事务都能尽职尽责，单单不能参加庆典；而这类活动没有她也都能顺顺利利地进行，或者说表面看来没什么妨碍。

前来参加洗礼的客人全都到齐了，他们全是本国和邻国的贵族以及宫廷要员；此外，就是那十二对教父和教母：这些人是国王精心替小王子挑选出来的，日后一旦有用人之机，这些人就是小王子的最得力的帮手。当然，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作为诺曼斯兰王国有权有势的国君的继承人，哪儿会需要别人的帮忙！

这些教父、教母都是些大公和女大公、王子和公主一级的

人物，他们头戴礼帽，双双走上前来，在孩子的额头上亲吻，说出他们每个人给孩子起的名字。然后，六个传令官使出全身的劲儿把这些名字传出去，记录在国家的档案里，以备将来用得着的时候随时查阅——而这样的时代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小王子日后加冕的时候，另一次则是在他的葬礼上。

这场盛大的洗礼很快就结束了，前来参加洗礼的客人们个个心满意足——只有这场典礼的当事人小王子本人除外——小王子徒然地在那件华美的洗礼袍下咕咕哝哝地抱怨着，差点儿没给闷死！

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来教堂的路上，小王子刚刚遭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小王子的保姆——不是那位相貌平平的保姆，而是另一位有身份的宫廷侍女，一位优雅、时髦的少妇，她的任务就是把小王子送到王室小教堂受洗，洗礼之后再把他安全地送回宫中——出了一点儿小差错。她在下楼时只用一只手抱着小王子，腾出另一只手去提裙子，于是，就在大理石砌的楼梯脚下，小王子不幸被摔了一下。

当然，保姆立刻就把小王子从地上拾了起来。这个意外事件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结果，事后果真就再也没有谁提起过。小王子当时被摔得脸色煞白，一声都没哭出来，因而，走在后头的那些人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过了一会儿，等小王子缓过劲儿来，开始啼哭的时候，他那微弱的哭声也早被震耳欲聋的银号声盖住了。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人们是不愿看到闹出乱子来的。

因而，整个参加典礼的行列只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就又继续前进了。在这个行列里，传令官们的制服是蓝和银白相间；王宫侍从们是梅红和金黄相间；走在小王子和保姆前头的还有一大群身着耀眼的白色衣裙的少女，她们每人手持一只装



走在小王子和保姆前头的还有一大群身着耀眼的白色衣裙的少女，她们每人手持一只装满玫瑰花瓣的篮子，一边走一边抛撒着。

满玫瑰花瓣的篮子，一边走一边抛撒着。走在行列最后面的
是小王子的十二对教父和教母，他们个个衣着鲜亮，神采奕
奕，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头儿简直盖过了他们的教子！而小王
子呢，他在一大堆薄纱和花边里头只露出个小脸蛋，实在不起
眼，除了在他的头顶上张着一个用白缎制成的饰有鸵鸟毛的
华盖，算是这位未来的王位继承人的特殊的标志。

人们一齐来到王室小教堂。温暖的阳光从彩绘玻璃窗透
进来，国王跟他的大臣和客人们站在一边，小王子跟他的随从
们站在另一边，那场面是如此庄严盛大，好像只有在仙境里才
见得着。

“我们真好像是进了仙境！”人群里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
撒完最后一把玫瑰花瓣，悄悄对身边的一个同伴说，“眼下，小
王子就差一位从仙境来的教母了！”

“是吗？”一个尖利然而又不会令人感到不快的温和的噪
音从背后传来。人们发现，此时，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多出了一
个人——她不是孩子，但个头儿并不比孩子大。这些人以前
从未见过她，而且可以肯定她并未接到王室的邀请，因为她身
上没穿合乎这个场合的礼服。

这是一位身材矮小、全身灰色的老妇人。她穿着灰色的
长袍，长袍外还披着一件带帽子的灰色大斗篷——斗篷的质
地格外精美，泛着一种永远闪烁不定的光泽，仿佛就是黄昏时
分天空中闪动着的那种灰色。她的头发是灰色的，眼睛是灰
色的——甚至她的整个脸部都蒙着一层柔和的灰色暗影。然
而，在她身上却一点儿看不出老年人的那种令人不快的东西。
她的笑容就跟小王子脸上浮现出的笑容一样甜美和天真——
就在她靠近小王子的当儿，笑容就悄悄浮现在了小王子那苍
白的小脸上。她眼下就站在小王子身边，近得一伸手就能碰

着他了。

“当心！别叫这孩子再摔着了。”

那位神情傲慢的年轻保姆吃了一惊，脸色一下子因气恼而涨得通红。

“是谁在跟我说话？别人怎么会知道？——我是说，这事儿关别人——”这时，她有点儿感到胆怯，但说话的腔调依然比一位有身份的年轻夫人惯常的说话声高出不少。“老太婆，你应该懂得一点儿规矩才对：你不该说‘这孩子’，而应该说‘王子殿下’。走开，王子殿下要睡一会儿了。”

“刚好相反：我不仅不会走开，还要吻他一下。我是他的教母。”

“你！”这个时髦的宫廷侍女惊叫一声。

“你！”所有的宫廷侍女和侍卫们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惊叫。

“你！”传令官和其他仆从们也都惊叫起来。为了防止这场争吵继续下去，他们开始吹起银号。

这时，国王跟他的大臣和客人们已经出发返回王宫；小王子的随从们也开始列队，准备出发。然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位身材矮小、全身灰色的老妇人不慌不忙地站在大理石台阶的顶端，靠着手杖的帮助踮起脚尖，在小王子的脸蛋上连连吻了三下。

“简直受不了！”年轻保姆尖叫着，掏出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绢迅速地在老妇人吻过的地方擦拭着。“这是对王子殿下的玷污！赶快走开，老太婆！要不，我就立即禀告国王陛下了。”

老妇人不动声色地说：“不幸的是，国王至今还不认识我呢。”那神气仿佛在说，由于这种不相识，吃亏的自然是国王。“王宫里有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国王的妻子。”

“国王陛下没有妻子，只有王后。”年轻的保姆带着轻蔑的

神情纠正说。

“你说得对。”老妇人回答说。“不管怎么说，我跟王后陛下很熟悉。我爱王后陛下，也爱她的孩子。因为你把小王子在大理石台阶上摔了一下（她这话是用一种神秘的耳语声说出来的，尽管年轻的保姆正怒气冲冲，但仍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我就只好来做他的教母——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能给他帮助。”

“你帮助他！”人群里轰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然而，矮个儿的老妇人一点儿也没在意人们的嘲笑。她那一双温和的灰眼睛一直盯着小王子看，而小王子似乎也在回应着老妇人的目光，脸上无缘无故地一次又一次浮现出婴儿所特有的心地纯洁的微笑。

“这事儿一定得向国王陛下禀报。”一位宫廷侍卫这样说。

“再过一会儿，国王陛下就会听到另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了。”老妇人悲哀地说。她又一次踮起脚尖，庄严地在小王子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我给你起个新名字吧，这名字还没人想到呢。你叫‘多洛尔’——为了纪念你的母亲多洛雷斯王后陛下。”

“纪念！”听到这个不祥的字眼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不仅如此，他们还老妇人的无礼感到愤怒——她说话简直是一点儿规矩也不懂！在诺曼斯兰王国里，国王和王后的教名是要避讳的：自打他们加冕的那一天起，就再也不会有人提起。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才用得着他们的教名，那就是，工匠要把他们的教名刻在棺材上。

“老太婆，你真是极端缺乏教养！”一位年龄最大的宫廷侍女尖叫着说，老妇人那不祥的预言令她恐惧得战栗起来。“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我搞不懂；然而，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竟然敢提起我们最仁慈的王后陛下名字叫多洛雷斯！”

“她曾经叫多洛雷斯。”老妇人用一种既温和又庄严的语气纠正说。

刚才说话的那个侍卫——他被称作“金杖侍卫”——举起手中的金杖，打算教训一下这个大胆无礼的老妇人；其他侍卫也纷纷伸手想抓住她。然而，他们抓到手上的那件灰斗篷仿佛立刻就在空气中消融了。侍卫们愤怒地扑上去，正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空中就传来一个沉重的、压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王宫里那洪亮的钟声只有在王室成员去世的时候才会响起，而且每次敲响的次数就是这位去世的王室成员的年龄。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静静地听着这报丧的钟声。有个人开始数这钟声敲响的次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二十九下，而这恰好就是当今王后陛下的年龄。

真真切切，当今的王后陛下辞世了！就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她撒下才到手的幸福，也摆脱了旧日的苦难，悄悄地去了——这两样不多不少，刚刚扯平。她把身边所有的侍女、仆人都打发去参加这难得一见的盛典，自己孤零零地留下来。她把脸转向了窗户。从这儿望得见远在天际的群山的峰顶——那是“美丽群山”，人们是这么称呼那一片山峦——而王后陛下正是在那儿出生。她就这么凝视着家乡美丽群山的峰顶，静悄悄地撒手而去了。事后，那些仆人们为了替自己辩解，都说，仁慈的王后陛下一向行事如此，只有她才会这么做。

当小王子被抱回宫中王后陛下的寝室，妈妈已经再也不能吻他了。尽管他眼下还不懂这些，然而打这以后，他注定永远也不会得到妈妈的吻了。至于他的教母，那位穿灰衣服的老妇人——她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她是在人们要抓她时像

她的斗篷那样消失在了空气中，还是从小教堂的窗户飞走了，或者趁乱溜进了人群里，没有人能说得清，也压根儿不会有人再想起她来。

只有保姆——就是相貌平平，然而为人却十分朴实的那一位——那天深更半夜从育儿室出来，去给一直啼哭不止的小王子取镇静剂，发现门口仿佛坐着个什么人。要不是她瞧见了那一双温柔、亲切的灰眼睛，她一定会以为那不过是个影子罢了。保姆吃惊地捂住了自己的双眼。等她把两手从眼前拿开时，老妇人已消失不见了。